

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現代

歐美女偉人傳

胡山源譯

阿丹斯
威斯忒



世界書局印行

阿 福 胡
丹 斯 山
斯 忒 源
著 譯

現代歐美女偉人傳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再版

現代歐美女偉人傳（全一冊）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原	著	者
福	阿	斯
胡	山	源
陸	高	誼
世	界	書
局	局	局

編譯世界名人傳記叢刊旨趣

教育方法，不外兩種：一方面啓發青年之個性得自由發展；一方面指導青年之學習。經。閱讀名人傳記之好處，即能收此兩種教育方法之功效。蓋傳記所記，皆以事實爲根據，非如說家言，信筆所之，儘多空中樓閣；其能成爲名人者，始又皆人類中之傑出英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莫不足以啓發激勵，而爲後人楷模也。

或曰，取法於上，僅得乎中，姑不具論；而熟讀某人傳記，充其量亦不過成爲某人第二而已，有何足貴？余曰，果能成爲某人第二，亦屬佳事；蓋所謂某人者，當必爲有用之人，以前祇有某人一人，而今能有某人若干人，豈不快哉！況人類進步，端賴歷代經驗之積聚。初民之日常生活，無一不出於「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吾人今日之日常生活，抑承先人之經驗，幾可無所用心，於是每日所省之「嘗試與錯誤」時間，皆可移用於其他工作，人類乃日見進步。閱讀名人傳記之益，亦正相同，前人經數十年所得之經驗，吾人能於旦夕間得之。青年人能具有成功人之經驗，基礎既高，則將

來之成功自必更高，又豈僅如某人第二，與之並駕齊驅而已哉！

至就文學方面言之，傳記文學在西洋文學中頗佔地位，而中國素不注意於此。雖有史漢及諸史之列傳，備此一格，但苟非以文勝質，或卽語焉不詳；此外如年譜之類，更無非個人之「流水帳」，索然無味；偶有一二所謂大人先生之言行錄，則又非「官書式」，卽「超人化」，一若其人非今世所能有者；等而下之，千篇一律之哀啓與家傳，及視作應酬之墓誌銘，或竟苦塊昏迷，語無倫次，或卽滿紙套語，毫無實際；凡此種種，比諸西洋傳記，瞠乎遠矣。

余少時，嘗從西人閱讀西洋名人傳記多種，嘉言懿行，倍受感化。其後忝爲人師，辦理學校，亦每以閱讀名人傳記諄勸學生，潛移默化之功，誠有足多者。今負責本局，以地位言，本局爲國內三大出版家之一；以責任言，應輔助教育，發揚文化；以此，深覺名人傳記之出版，實屬急不容緩。茲特先就世界各國名人傳記中，如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實業家，其一生經過，足以激勵青年，發揚志氣者，精選若干種，以生動之筆，逐譯介紹，名曰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以爲青年修養之助；次則擬進而試編中國名人傳記，以爲倡導。刊行伊始，用布區區，幸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序

我國文學裏面，除了官書的「列傳」以外，傳記很是少見。婦女的傳記，尤其少見。

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我國都有必須現代化的理由。因此，我們的爲人處世，都有借鏡西方人士的必要。至於我國的婦女界，受了幾千年的束縛和壓制，在這方面的需要，似乎又格外緊迫些。

爲了以上兩個理由，所以我譯出了這本歐美女偉人傳。本書原名“Heroines of Modern Progress”。

原著者爲美國阿丹斯（Elmer C. Adams）和福斯忒（Warren Dunham Foster）。

本書中的宗教色彩，似乎太濃些。但這是不足爲怪的，正如小婦女等一樣，因爲西方人對於宗教似乎比我們看得重，而婦女的宗教性，當然古今中外都是一例的，所以在本書中，不免隨處流露着宗教信仰。何況她們的相信基督教，也大非我們一班吃素婆婆，罵一句人念一聲佛者可比，我們正可以從她們對於宗教的虔誠，看出她們立己立人的實踐來。

我認爲這裏所選出來的十個人的確是她們時代中的女英雄，是可以爲我們的婦女界，作他山之石，以爲切磋之需。不過我尤其要推薦的，首先是奈丁該爾和巴吞二人的傳記，次是阿丹斯的傳記。由於前者，我們可以看看國家在戰爭時，婦女應該做些什麼；由於後者，我們可以知道婦女能够給予貧民的幫助是什

廢。戰爭和貧窮，似乎就是荼毒我們的惡魔，有力量的婦女，不應該不像她們惻然心動，奮然而起。

當然，我不是說我們的女同胞像她們一樣，我國便可以得救。我國的得救，當然還有賴於全國人士更大、更努力的一致奮鬥。不過在各盡其力的原則下，我們的女同胞能做到和她們一樣，也就是我國現代進步中的女英雄了。

本書前四篇是我請洪彥霖君所譯，而由我修改過的，特此聲明，並以誌謝。

胡山源 二十七年一月，在上海「孤島」上。

目錄

依利薩伯·夫賴	一
馬利·來翁	二五
依利薩伯·卡提·斯坦·吞	四九
哈利德·俾徹·斯托	七九
佛羅稜斯·奈丁該爾	一〇九
克拉拉·巴吞	一三一
朱利阿·華德·豪	一五七
法蘭西斯·依·威拉德	一八九
乾·挨楞·福斯忒	二一五
哲因·阿丹斯	二四五

現代歐美女偉人傳

依利薩伯·夫賴

關於依利薩伯·夫賴最早的記載，是在她三歲以前她母親所寫的一封信裏。她母親用她那教友會的古怪習語說：『我的寶貝培提（Betty）從來沒有冒犯過任何人，老實說，她確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

不過我們知道，這個小孩的溫良的天性，在幾年以後，就沒有那樣的得人歡心了。

她的父母都是高尚的教友會教徒，住在英格蘭的諾利治（Norwich）。他們有十一個兒女，依利薩伯排行第三，生於一七八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十二歲以前，由她母親親自照料着。這個絕妙的婦人，對於教養小孩子，有兩個方式。因為她做事是井井有條的。她把一天的時間分爲許



依利薩伯夫賴

多小部分，把這些小部分各分給讀書、宗教儀式、栽花或料理家務以及娛樂等等。同時她特別留心把宗教觀念灌進這些孩子們的腦裏，當她領着她們在花園裏散步的時候，她就告訴他們種種故事，如亞當（Adam）和夏娃（Eve）二人被逐出埃田園（Eden）和關於水災、瘟疫，以及其他神明所降的災禍的事情。

提倡的神經構造是很奇特的，與其說她母親的教法有益於她，毋寧說是她母親害了她。這種教法和她的個性頗不相合。她不願意也不能够像遵守禮節似的去學習功課，因此大家都說她笨拙，同時也有人說她固執——她都坦白地承認了。『我有着否定一切的神情，時常用跟別人不同的眼光，來觀察事物，從來沒有把我自己的意見，屈服於人家。』

使人厭倦的聖經裏面的故事，太攪擾她的想像力了，她童年的快樂差不多完全在恐懼中消失了。她每次當一個人被遺棄在暗室裏時，總是怕得要命。她第一次看見海的時候，也許她相信這又是一個大災禍，於是驚惶得哭了起來。在宗教觀念跟她天生的熱情衝突時，她的憂慮每每達到了極點。她母親白晝在牀上睡覺的時候，她時常輕輕地走到牀邊去傾聽，同時恐懼得停止了她的呼吸。至於對家中的其他成員呢，她只想有兩排石牆把他們壓死掉，這樣，他們只要忍受一時的苦痛，就可以免去爲了他人的死亡所致成的憂患了。

伊利薩伯十二歲時，她母親死了，她便由她那天性豁達和隨遇而安的父親照料着（其實不如說是忽視着爲好）。於是她離開了她幼年所熟習的呆板的課程，成了自由人，她的興趣就完全寄託在社交中。她有細長的身材和漂亮的容貌，以及豐密而細軟的黃褐色頭髮，在談話時她非常敏捷而大膽，她的回答是從來不假思索的，所以後來五年，她把這些美點應用起來，該不是一回奇異的事吧！

她也跟大多數英國鄉村婦女一樣，去學習騎馬，她違反了嚴格的教友會信條而去練習唱歌和跳舞，時常在她父親室內耽溺於這些娛樂中。她把從前對付宗教的精神等來對付服飾，有時在會場裏穿了鑲着猩紅色絲邊的漂亮的紫靴，污辱了她那些端莊而嚴正的同志。她時常邀請他人吃飯，同時也到外面去參加宴會，她時常情不自禁地跑到廣場上去聽樂隊奏樂。她也到戲院裏去看戲，在她遇見皇太子或皇太子看見她時，每每爲之神往。總之，她的心地早已擺脫了宗教觀念而變成一個堅決的懷疑者了。『我很少或者永沒有想到宗教，』她說：『我盡量發洩少年所有的弱點。在十七歲以前，我非常懶惰和驕傲，同時喜歡賣弄風情和講究虛榮。』

不過我們必須考慮到她用以衡量自己的嚴格的準繩。在一個較爲繁華的社會裏，她也許是一個靜默而可爲模範的女孩；可是教友會太把「嚴正」和「端莊」看得重，所以使她勇敢向上的心地，天天都來批判自己。

她大約十七歲的時候，那時流行的思想和她幼時母親教的功課，開始打動了她的良心。她的大部分光陰都被瑣事佔了去；她很需要一次刺激。『我的心境太安閒了，』她在日記裏寫着說：『我喜歡過着懶惰而安逸的日子。我時常約朋友們赴宴，可是最好切不要做一個賣弄風情的女子，這種女子是最討厭不過的；我希望我永遠不至於做這樣的一個女子，然而現在我恐怕正是一個風騷的腳色。談話的時候也應該留心點，不要亂說纔是。如果今天整天之內沒有一件愚笨的舉動，這恐怕是我一生中破天荒的一次了。』

她的性情既變成這樣，她的朋友們便很容易堅請她研究宗教，他們要她多讀宗教方面的書籍和關於宗教的論文。可是她不願意這樣，她說如果她要研究宗教問題的話，她寧願讀新約全書而用她自己的眼光來批判。她開始讀了——結果她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從她所犯的過錯看來，她很足令人驚奇。她喜歡賣弄風情；她時常對兒童們發脾氣；她無緣無故做出矛盾的行動；當人家喜歡她的姊妹而不喜歡她時，她就咕嚕不息；她易於發怒；她愛奢侈，好安逸，注意服飾等小事，時常說傷人感人的諷刺話；她喜歡奢於自奉而薄於待人。事實上，許多她的不良傾向已支配着她；她不向她應走的大路走去。有些時候，在一陣狂歡之後，她反而覺得一切都不滿意，且索然無味。

一天夜裏，她夢見自己站在沙灘上，潮水湧來圍困住她，她的身體僵住不能走動，波浪幾乎要將她沖走，她很有溺死的可能。這個夢幻一天一天繼續下去至數星期之久，最後她甚至不敢上牀，就寢。當美國教

友會教徒威廉·薩佛利(William Savery)到諾利治時，她已決定尋求宗教的信仰了，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有一個星期日，她跟她六個姊妹一同去聽這位教士說教，聽後她竟深深地受了感動，在歸途上她哭着回去。『他所說的和我所領悟的，真如霧霽的甘霖，降到久旱的枯土上。』那天夜裏她仍舊夢見潮水澎湃地湧上來，可是卻不能打到她身上！她相信這次做夢是上帝給予她的徵兆，自那天起，她的一位姊妹說她：『對於世俗的虛榮的愛好，已經斷絕了，』她的主要目標是做到敬神和虔誠。

她沒有立刻加入教友會，她固執的性情或獨立的精神阻止她這樣做。她不願受着他人的信仰，或意識的支配，而要細細地在心裏思考「權力」和「光明」。她知道自己有着一宗教思想，可是她並不隸屬任何教派，然而如果她決心參加任何教會的話，她是決不後悔的。

一天早晨，她醒來時心裏很不快樂，她覺得自己對跳舞發生了疑惑與厭惡。她把這事細細地考慮一下，測驗着她自己對於在自己家中或朋友家中跳舞的感覺，這樣經過了好幾個星期，她發覺這個玩意兒已將她從冷靜的理智的中心遠遠拉開去，而使她做着她後來懊悔的事體。『即使我決心不再懷着虛榮心和賣弄風情，我想也不該停止跳舞；不過這事卻很容易會使她再犯上從前的過錯。』於是經過一番心理的激鬪之後，她在日記上寫下她的決議：『約翰(John)正在要求我同他一道去跳舞，他的態度是這樣的誠懇——然而這是一趟使我引為遺憾的事。我已決定不受任何人的引誘而再去參加跳舞了，即使對

於他也沒有例外。上帝啊，給我仁慈吧！我向你祈禱：我的行為不至於發生錯誤吧！

她不久，她因為唱歌和各種音樂，時常燃起她狂熱的情感。都也放棄了，雖然她的天性對它們是很愛好的，有時不了解她的人們依舊邀請他去唱歌或跳舞，爲了拒絕這些邀請，她覺得非常的窘困。於是她平常便穿着教友會的上衣和褐黃色的長衫，她曾這樣說過：『樸素似乎是基督教的原理的一種保障。』不久，她又用數字記年月——因爲以前的年月是依照異教徒所奉的神名而記的——又在談話用「three（汝）」及「thy（汝之）」二字來代替「you（你）」及「your（你的）」

最後依利薩伯終於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教友會教徒，這不但表現在外表的形式上，而是表現於她堅固不變的信仰上：她的信仰堅固得使她可以對一個垂死的人這樣說：『人死後靈魂是不朽的，它仍可以給人們以無限的福祉，這我是知道得極清楚的，因此我對於你的死並沒有憐惜。』

這種精神上的成熟便是她時常想到的事物，也是她認爲極重要的事物。在她心裏，她自己是一個追求着一種純潔無瑕的宗教的女子。不過在她的天性裏卻另有一個因素差不多給她忽略了，而她有了這個因素，便是日後使她垂名於後世的原因。

這個女孩有一副熱烈的心腸，對於他人的疾苦極爲敏感。她的固執的性情只限於她私人的事體。她在十八歲那年說：『我相信自己每每爲了別的人們而有所感觸。我記不起是否有時我覺得她們是極端

討厭的，我只覺得我有着一種對於他們的愛。我希望我能爲了人類光明的前途而犧牲我自己的生命。」

她這種仁慈的觀念很早就表現於她對於諾利治鎮的疾苦者的關心。她在星期日晚上把貧苦的兒童引到家裏讀新舊約，從俾萊（Billy）起一個一個的教下去。這使她得到無限的精神上的愉快，於是她就在她父親的寓所裏辦了一個貧民免費日校，不久這個日校就可容納八十左右的學生。她又時常訪問附近的病人，給他們精神上的安慰以及有用的贈品。

然而所有這些是出於她慷慨熱烈的心腸，而並非由於責任心的策動，既沒有法律上的規定，又沒有教會中的指示和聖經上的格言；她想這是宗教的力量，而她並不把這些當作她正義的表現。同時，她認爲虛榮觀念的放棄和開始虔誠的祈禱是很重要的，這兩種趨勢同時在她身上滋長着——她的思想逐漸宗教化了。她的思想變化之速，非她初料所及。

革尼（Gunney）女士十九歲時，決心替教會擔任些比較有意義的工作，也就在那一年她答應了一個倫敦商人約瑟·夫賴（Joseph Fry）的求婚。這將她的理論，完全付之東流。她想一個主婦的職責是與一個教會工作者底相衝突的。可是現在——她心裏有什麼感觸她沒有說過——她以爲上帝是贊成她完婚的，同時她這時要拒絕他的求婚，也無所藉口。於是她『一切都順從着萬能上帝的安排。』和求婚者正式行過婚禮，以後便跟他一起移居倫敦。

有一段時間，她精神上的煩惱超過了她對於別方面的興趣。她好久沒有翻讀聖經了，這使她受到了刺痛的良心的責備；因此她終於不顧一切，在她的客人之前讀起聖經來。『我開始讀舊約中詩篇第四十六篇，可是因為精神不好的緣故，不能讀完，就把它交給約瑟讓他去讀完。』同時神的指示告訴她，要她盡責，為那些和她一同喝茶的婦女祈禱。這使她感到了形容不出的惶恐不安，終於成了病。她又因為她自己的態度的過於傲慢而覺得煩惱，她是不願將她的內心和盤托出的。雖然如此，她卻在不斷地克服自己，使自己够得上一個基督教徒應有的德性。

此後家庭的重累便壓在她身上，她想好幾年的時光，都平凡地過去了而沒有踏上追求真理的大道。她家中的賓客多極了——她家每四次進餐，至少有三餐是有賓客的——同時還有許多的兒童——賴夫人已成爲十一個孩子的母親——使她整天爲俗務所累。她的每天生活似乎除了吃、喝、睡覺和穿衣以外，沒有別的；她好像一隻失了領港者而在波浪裏面顛簸着的船。

這也是真的：她在平時並沒有忘記做善良的工作，她找住一切機會，想盡各種方法，來救濟一部分疾苦的人；可是在她心裏，這些還不能抵償她精神上的退後，她的慈善行爲對於她算不上什麼；她甚至希望這不致成爲她的陷穽。『這不過是使我內心快樂的事物之一；所以我敢說，除了我從我所好的以外，再沒有別的是值得稱讚的了。』

不過即使這樣一個有超脫塵世的理想的女人，也只好漸漸地安於主婦應有的命運。她相信，宗教並不會使她不適於這種生活，反而激勵她並使她能够擔負起這種職責。現在她相信：『盡我們的職責，便是報効上帝最有效的方法。』雖然她並不時常這樣想；同時她以為爲憂慮所煎熬的賢妻良母，便是服務宗教的一個英勇戰士，以及上帝要每個人怎樣，他就應該樂意依照上帝所指示的那樣做去。她就從這個「知足」的山谷裏，經過了八年的長期間，走進了她的理想的境界。

她的父親病了，臨死時還把信仰基督教的誓言掛在嘴上。她進入她的臥室時，她立刻覺察到一種僅僅爲被最純潔的信仰所洗濯過的人所獨有的景象。她的內心燃燒着一種愛；這不僅是對於死者的愛，而且是對於所有活人的愛。她不能了解她爲什麼會這樣。她覺得自己所得到的權力是值得奇異的，她的情緒高漲得使她不禁發出大聲的感謝和讚歎。這種情緒在第二天繼續着。她送她父親到墳墓裏時，死人的恐懼她毫沒有感到，卻跪下來提高嗓子叫着：『萬能的上帝！你的工作是偉大而神奇的！你的方法是公正和精確的！請你接受我的感謝吧！』

此後，她過着憂鬱的日子。別的人們對於這位膽怯的崇拜者作何感想呢？下次開會時，她內心衝動又來了，她又想到聖經上某個題目了，她在恐怖中認爲吐露她的內心是她的責任。那一次她哭叫了出來，居然也得到他人的寬恕。可是第二次開會時，她仍然一樣——反而勇氣增加了——她在公衆之前有開口